视线；是限

高一（5） 黄绚瑀

将视线聚焦到灯光白纸上花了我五分钟。

之前几日全是在盯头顶的树叶，揉散在风里碧绿的瘦影。站军姿是一群人的精神酷刑，倒是不负“仰望星空，脚踏实地”的实验大口号。可惜灰白的毛坯似的天空，粗糙得只容得下冷着一张脸的太阳，身边还杵着个冷着一张脸的教官；让人只想曲项向天歌“星星都去哪儿了/还没好好睡一觉军哨就响了”。没有星空，没有关系；站十分钟，两眼一闭，金星闪闪，多浪漫——还自带旋转眩晕特效，附加头肩颈背腰臀腿疼痛诅咒。筋在抽！手在抖！肚子在咆哮！肠子在尖叫！——千呼万唤化成一口无望的唾沫，生生咽下去。两眼直勾勾地锁住叶梢，就差翻起眼皮把它炒成一盘子油汪青菜，一股脑儿全轰进胃袋。

军训催生出饥饿与痛忍的视线。

白天盯树叶，黑夜盯天花板；深情对望，两厢痴缠。无处不攫住我那股，沁人肺腑的霉烂棉花气息，硬是灌满了我的鼻腔。逆行的寒流与它沆瀣一气，大摇大摆地流窜在逼仄的斗室里，割裂我甜熟的梦境。夜间如同镜面对镜面；睡着，醒来，睡着，醒来。曲折往复，漫长得没有尽头。不敢惊扰身边人沉淀了一被子的倦意，只能默默坐着；坐着——艰难地推算着钟点。比划着天空的颜色亮度星象月缺，总结归纳推理计算，几乎要军帽一戴长袍一裹，在阳台开起掐指算命装神弄鬼的风水小摊来。估摸着差不多了，来叠惨不忍睹的被子；好好一个豆腐块能叠成豆腐花。叠完，又穿戴好，躺回去；用视线一寸寸抚摸天花板的肌理。眼圈乌青，眼瞳涣散，眼神空洞；宛如行尸走肉。

军训催生出渴睡与斗争的视线。

终于迎来了最后一天——不必再盯什么的日子近在眼前。自由！我已不知在内心振臂高呼多少次，念念叨叨几番育新不尊重我眼球的人权——天理不容，迟早倒闭。收拾好行装，意气风发地伫立在床前；承尽了我短短几日所有喜怒哀乐的一方角落……如今又空了，正如我们来时。顺势仰看天花板，两颗螺丝，一道弯折的划痕，我怎么没注意过它如此像一张笑靥呢。到集合地点处等车，所有人都懒散地双手撑地，仿佛不过是一次假日即将终结；我便也放松下来，第一次不受强迫，惬意地捕捉到头顶那拢葱茏的绿叶，千掌千指托不住恣肆四泄的阳光，仿佛无数道绵长的光晕瀑布。

我有些出神。

我的视线竟狭隘至此？往黑暗的一面投去，往绝望、痛苦、哀怨的一侧坠下去。不肯回头；坚信面前的影子，却拒绝承认身后的阳光。我以为我看到真实，不过是偏颇；我以为我看得理性而客观如一面刀锋，殊不知这刀锋钝得只能斩断昂扬的心志。困在失衡的牢笼中，从里到外地自我灌输：军训很苦，军训很惨，军训要死人！——信以为真，一叶障目，要去否认一切，要去撕碎美好，否则仿佛自己准备好的一大筐怨气便空虚得站不住脚，来得没有因由。入戏到极点，直到终场落幕方知自己演到忘却。

黑暗并非来自外界，而是从我眼中流出；黏稠，危险，聚成一滩泥沼。拉得越深，窒息越狠。视线是限，如今得开。

重新聚焦了我的视线，在这灯光白纸上；白纸黑字，字字分明。